



主编

韩忠良 林建法

布老虎

中篇小说

春风文艺出版社

春之卷

【2004】

樱桃满树·尤凤伟

分手日记·皮皮

流水的日子·南妮

风轻云淡·张学东

寻龙记·韩松

BULAOHU
ZHONGPIANXIAOSHUO

布老虎
中篇小说

2004 春之卷

韩忠良 林建法 主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尤凤伟等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老虎中篇小说. (2004) 春之卷/尤凤伟等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1

ISBN 7-5313-2696-5

I. 布… II. 尤…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8138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主页: xuanti.chinachunfeng.net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5mm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36 千字	印数: 1—15 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	责任校对: 薛 力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樱桃满树	尤凤伟 / 1
分手日记	皮 皮/128
流水的日子	南 妮/176
风轻云淡	张学东/213
寻龙记	韩 松/261

樱桃满树

尤凤伟

上 部

0

暑假里，吴桐跟学校组织的旅游团去小珠山游览，这是时下较普遍而尤在学校盛行的福利性出游活动。吴桐所在的商业中专资金短缺，虽不甘落后别家“游”自己也要“游”，却是“游”不出多远。国外新、马、泰连想都不敢想，国内如海南、九寨沟、张家界之类著名风景区也是望而却步，最终民主加集中选在离市区二百余公里的小珠山。坐大巴两三个小时便到山下。许是期望值不高的缘故，到达实地一看觉得尚可，有得一览。小珠山是一个新开辟的旅游景点，与大珠山遥遥相望，当地素有“大珠山不大小珠山不小”的说法。其实小珠山不高也不嶙峋，也没什么值得说道的名胜古迹。但山上裸露的巨石与挺拔的松树各显峥嵘又辉映成趣，构成一幅独具一格的景象。除此还有环境的幽静与气温的凉爽，都使人觉得这次旅游不虚此行。

因是近程，时间也短（只在山上住一天），许多老师都带着家

属，有的是老婆，有的是孩子，更多的是老婆加孩子。在山脚下的宾馆分配完房间后，游览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吴桐是单挑（老婆工作离不开，儿子参加学校的夏令营），他的对桌杨老师是独身，这样两人便单单成双结伴而行。整个白天游玩得也算尽兴。

吃过晚饭，见太阳还高，吴桐和老杨商量一下，决定去白天没去的尼姑庵看看。听当地人说尼姑庵正在修整，不日将列为正式观光点，他俩都不认为有为此再来一遭的必要，况且现在看要比修整后更有看头。他们沿谷地向一座山头攀援，同样像白天那般随意，走走停停。这样慢慢爬到一道平缓的山梁上面，这里视野开阔，能看到山两边被夕阳光辉沐浴着的景致。两人驻足观赏了一阵，又感慨了一番。正要继续往上登顶，这时发现侧方不远有一个女子依树而坐，两手抱着头，好像出了什么事端。吴桐看看渐渐西沉的太阳和四下空寂的山林，不由为这女子担起心来，遂向杨老师递个眼色，自己迈步走到女子身前。这时他看清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双眼半合，面相平和，不像遇有危难。吴桐宽下心来，同时又意识到这般可能会造成误会，有轻浮之嫌，便赶紧转身离开，又和杨老师一块儿往山上去，没多会儿便来到要看的那座尼姑庵，打量了几眼后，吴桐颇感失望，寺院充其量是一幢大些的房舍，只在大门上方有一块“珠光庵”匾额。大门紧闭着，看不见里面的光景。外观有修整的迹象，山墙用石灰水刷过，然而刚刷白的墙面已早早被游人涂写了“×××到此一游”之类字迹。有一处还有数个人的“合著”，由上至下写着：此处不准写，为何你先写？他写你也写？要写大家写。好像这里是对句大擂台。吴桐和杨老师对此感慨一番，对“古迹”的凭吊就算结束。折身下山。

走了一会儿，吴桐又看见上山时看见的那个女孩，女孩仍然靠树半坐半卧，抱头合目。吴桐想女孩要么是睡着了，不知天黑，要么是病了，这样下去后果难以设想，无论如何得过问一下，不可麻木不仁。他走近几步朝女孩呼了声“喂”。女孩睁开眼。他问：

“小姐，没事吧？”女孩没应声，看着他，吴桐就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只得硬着头皮再问：“小姐需要帮忙吗？”女孩这才金口玉牙地回句：“不。”吴桐由此松了口气，拉着杨老师下山，刚走几步，听女孩在后面“大哥，大哥”地呼叫，吴桐和杨老师回身见女孩追来，就等着。女孩到近前朝吴桐媚媚一笑，说：“大哥你真是好人，谢谢你啊。”吴桐倒不吭声了，心想谢谈不上，你不出事比什么都好。女孩又说：“我在等着日落呢。”吴桐说：“那你就看吧，可别耽误了下山。”说罢迈步就走。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这次小珠山之行也就过于平淡无奇了，也不会在今后为吴桐留下不尽的想念。事实却不是这样，女孩适时喊住了他，说：“请留步，我看大哥心地和善，为人忠实，所以忍不住要有几句话送给你，以后兴许有用。”吴桐闻听立刻明白这女孩的用意所在，不想理会，他看了杨老师一眼，便转身而去。刚走几步又听女孩在后面说：“大哥你一定是误会了，我不是算卦看相的，那一套我也不信的。”这一说就说得吴桐尴尬起来，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回头讪讪地看着女孩，女孩跟上几步说：“大哥，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投桃报李，不这样我会心里不安。”一旁的杨老师闻听似乎来了兴致，看看吴桐说：“吴老师不妨听她说说。说得对也让她给我说说，反正……”他想说反正也不花钱，后觉显得小气便住口。女孩洞察一切地冲杨老师笑笑说：“没错，没错。不过我倒可以先说说大哥你。”杨老师说：“好哇。”见杨老师这样，吴桐就不坚持走了。

女孩不想潦草，选了一处大家可坐的地方——几块兀起的山石。吴桐望望眼看就要落下去的夕阳，再看看女孩，发现女孩原是很好看的，眼特媚，身材也好。刚看见时她闭着眼，又坐在地上，真没觉出怎样。他想这么出色的女孩咋一个人出来逛山，还非要看什么落日，得瞅机会告诫她一下才好。看来教书人总难免好为人师。坐下后女孩便盯着杨老师看，看了足足有两分钟，然后开口

问：“大哥你的生日是……”

“十月五日。”杨老师说。

“知道了。知道这个就可以了。”女孩说：“那么我们就开始了，大哥你想知道自己哪些方面的事，只管问。”

“问谁？”杨老师问。

“我呀。”女孩说。

“你知道？”杨老师问。

“天知道。”女孩笑得两眼亮亮的。

“我们讲好了不搞算命相面的。”吴桐提醒说。

“知道。知道。”女孩再笑笑，“讲科学，不搞迷信那一套。”

“不管什么事都能问吗？”杨老师又问。

“能，可人人都想知道自己的人生大事。”女孩说。

“哪些算着人生大事呢？”杨老师再问。

“大哥是真不懂呢还是装不懂？”女孩挑挑眉头，脸还是笑样，“人生大事无非那么几件嘛，事业啦、财运啦、婚恋啦。”

“那就先说说我的事业吧。”杨老师说。

“大哥的事业嘛，俩字：平平。”女孩说。

“……”杨老师像被噎住了吐不出音，瞪眼看着女孩，过了好一会儿又问：“今后呢？”

“现在咋样今后还是咋样的。”

“就没一点变化？”

女孩摇摇头。

“我的财运咋样呢？”

“一般般。”

“咋叫一般般？”

“一般般就是发不了财。”

“这么绝对？”

“差不多。”

“我的婚姻状况呢？”

“婚姻嘛不好说。”

“咋不好说？”

“要说我也只能这么说：大哥你不外乎三种情况——已离婚，要离婚，未结婚。”

“你得讲明确，我是没结婚？是结了婚要离婚？还是已经离了婚？”杨老师追问。

“没结婚。”女孩断言。

杨老师张张嘴没出声，拿眼去看吴桐。

“那么今后会是什么情况？”吴桐替杨老师问，这也是杨老师最关心的，吴桐可谓善解人意。

“可以实话实说吗？”

杨老师停了好久才点下头，看得出他担心女孩还不说好话。

“难如意。”女孩果然出口不逊。

一句话说得杨老师满脸沮丧。

“小姐你咋这么出口伤人呢？说来说去还是算命相面那些把戏。”吴桐为杨老师抱不平。

“大哥你说错了，你见过算命相面的净说人不愿听的话吗？”女孩问。

吴桐想想也是，遂问：“那你根据什么？”

“我会看星相。”女孩说。

“看星相？”吴桐觉得挺新鲜，“咋样看？”

“刚给这位大哥看过了嘛。”女孩说。

“我？我也有星……”杨老师问。

“星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星座。”女孩说。

“那我是什么星座呢？”杨老师问。

“大哥是天秤座。”女孩说。

“天秤座就注定一辈子不顺利吗？”杨老师声音凄凄的。

“也不完全是，只要正视自己的缺陷……”

“我有什么缺陷？”杨老师质问。

“胆怯，被动，优柔寡断，把机会丧失掉。”女孩说。

杨老师和吴桐再次交换一下眼色，眼里俱布着惊异与迷茫。单就杨老师这个人而言，吴桐相信女孩没有说错，特别是婚姻爱情方面说得更准。有一桩事吴桐不忘，几年前学校分来一位女教师，大学毕业，其他条件也不错，经人撮合两人谈上了，从一开始杨老师就老觉得自己配不上女方，怕婚后出问题，犹犹豫豫的，结果惹得那个女教师很不高兴，误会是杨老师挑她，事吹了。事实上这种情况伴随着杨老师整个的婚恋过程，如此才落到今天这种欲婚不能的境地。

“啊，看太阳下山了！太阳下山了！”女孩欢快地叫起来。

吴桐和杨老师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西方，见太阳已靠近地平线，又大又圆又红。

“我也要下山喽，下山喽。”女孩又吆喝。

“你，你不是要给我看吗？”吴桐看着女孩说。他觉得映着落日光辉的女孩的脸显得愈加美丽柔和，油画中人一般。

“大哥不是反对吗，咋又要看了呢？”女孩眼光闪烁，说：“再看可要收费了。”

“可以嘛。收多少？”

“不多，一顿饭钱，请我吃一顿饭。”女孩又开始笑模笑样的。

“可以，得说对了才请。”

“当然了。”女孩说，“那就把你的生日告诉我。”

“六月十六。”

“知道了。大哥你想知道什么就问吧。”

“天晚了，不多问，只问一件事，你说说我的婚姻状况咋样，

好呢还是不好？”吴桐说。他想既然女孩把杨老师的婚姻说得很准，不妨也让她说说这个，对她的什么星相加以印证，反正自己的情况自己有数，不怕她乌鸦嘴。

“大哥的婚姻挺好的。”女孩没打奔儿说。

“挺好的？”

“是挺好的……就是……”

“就是什么？”吴桐不自觉紧张起来，直盯着女孩。

“好是指现在，以后……就难说了。”女孩说。

“你这是啥话哩？！这么说有根据吗？”吴桐愤愤。

“有的，大哥是双子座，这个星座的男人都爱情不专，个性浮华，喜欢过刺激变化的生活。”女孩像背诵书本似的说。

“你错了，恰恰相反，我这人对爱情专一，对婚姻负责，不寻花问柳，好男人一个，不相信你问他。”吴桐用下巴指指杨老师。

“小姐你是错了，我最了解他，他是模范丈夫，规规矩矩，我敢打包票的。”杨老师作证。

“咱们谁也没有错，只是你们说的是以前，而我说的是一后。”女孩说。

“今后怎么的？”吴桐问。

“那我就告诉大哥吧，你很快就会交上桃花运。”女孩说。

“哈，我交桃花运？那太好了，求之不得呢。”吴桐调侃说，笑笑地看着女孩。

“听大哥的口气是不信了。我不多说，让时间来检验吧。不过我还要对大哥说一句：男人有桃花运不是坏事，别的好事会跟着一块儿来。”女孩认真说。

“噢，这更好了，我得快快行动，别错失良机啊！”吴桐还用先前的口吻说。

“也不用急，命里有的，终归会有，甩都甩不掉。”女孩说。

“听你这么说，我坐等就行了？”吴桐问。

“姜太公钓鱼？”杨老师插话。

“对。”

“那好，我就当一回姜太公。不过我还有句话要问小姐，一旦来了桃花运，我的家庭……会不会受影响？”吴桐问。

“这个嘛……”女孩沉吟了一下，又说下去：“这就要看大哥是啥心思喽。”

“咋讲？”

“是喜新厌旧呢？还是喜新不厌旧？”

“要是喜新不厌旧呢？”吴桐问。

“我知道大哥会这么问的，男人都希望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就是喜新不厌旧。不过在别人那里行得通的在大哥这里就不一定行得通。”女孩说。

“不明白。”吴桐已不再笑了。

“因为大哥为人忠厚，想玩儿这一套怕也是玩儿不转的。”女孩说。

“那会咋样？”

“这还用说？婚姻要出现危机，破裂也是完全可能的。”女孩说。

“小姐开什么玩笑，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肯定不会的。”吴桐说得斩钉截铁。

“天意不可违。”女孩说，“人生有定数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只因要报答大哥，我才把天机说破。”

“但你说的事情不会发生，我坚信。”吴桐说。

“要是发生了呢？”女孩逼问。

“那就按你说的做，请你吃饭。”

“那好，我等着啦。”

“要是你没说对呢？”

“我请你。”小姐说。

“行。”吴桐说。

“我赢定了。”女孩一副欢快的样子。又说，“大哥把你的电话告诉我，以后好进行查对落实。”

吴桐没打奔儿，说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么不伦不类的地步。陌生人为了一件虚无缥缈的事竟然较了真。

“小姐，你是什么地方人呢？”吴桐问，只为打破尴尬。

女孩用手指天，笑笑的。

此女应是天上有。吴桐头脑中浮现出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句子。他承认对这个邂逅女孩有着一种别样的印象。

太阳已落下山去。

“该下山了。”杨老师提醒。

“OK。”女孩说。

“咱们一块儿走吧。”吴桐说。

“护送吗？不用，我走得快，你们跟不上的。拜拜……”女孩说走就走，快步下山，看她的背影，就像一只小兔子蹦跳而去，很快隐于山林之中。

如同女孩在眼前骤然消失，这一刹那，吴桐突然怀疑起刚才发生的这一切的真实性。下山的路上，他在想着，到了山下还在想。更多的不是想女孩，而是想自己，难道自己真会像女孩说的那样，要进入一个情感泛滥期？交上桃花运？婚姻要出问题？这可能吗？会发生吗？他一遍遍问自己，就像刘欢唱的那首“千百次地问”。

决不会。这是答。

1

一晃就过了暑假，吴桐一向按部就班的生活忽然有了变化，上下班不再乘公交车，步行。他对“外界”的说法是要开始减肥。对此，“外界”却不肯当真。减肥自是要有“肥”可减，而他“肥”

是完全谈不上的，甚至连“发福”也够不上，顶多算个健壮，而健壮对于一个中年男子正如丰满对于一个少妇，是恰如其分的。由此而论，吴桐说减肥无论怎么都是十足的不当。有矫情之嫌。当然，这内中隐情也只有吴桐本人心知肚明，他的小题大作是小姨子双桃的一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那天他去岳母家接儿子萌萌，恰碰双桃也在。双桃朝他扬眉一瞥，说句：瞧哥，不是老板倒长出老板肚来了。他当场就被噎住了，张张嘴没蹦出一个字。也就在那一刻，他做出了减肥决定，目的只在对一向轻蔑他的双桃予以回击。

接下来吴桐的生活又出现了变化，实际上这变化又与前次变化相关联，只因步行，在大街上显形露影，这一天就被他的中学同学王梅看见，一辆小轿车在他身边戛然刹住，从里面钻出来一派华贵的王梅，可以这么说，而后接踵而来的一些变幻莫测的事情皆与王梅的出现密切相关。

2

不过那时候的吴桐尚未意识到王梅的出现于他意味着什么，将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契机，给了他怎样一个豪迈绮丽的梦，他不曾多想，也是想不到的。一层同学关系，一缕过眼烟云，两人的当下距离又那么遥远。王梅给他的名片上印着：泰达集团副总经理（本地人都知道赫赫有名的泰达地产）。而他只是一所普通职专教财会课的教师，通常的说法是两人不在一个层次上，即使吴桐想像力再丰富，也不会对这次邂逅想入非非，更何况从天性上讲，吴桐也不是那种善于攀附借水行舟的人。吴桐也是真没当成一回事，回家也只是对妻子双樱顺口一提，说今天在街上遇见一个女同学，而双樱同样没有多想，一笑说八成不是个美女，不然还不得藏着掖着。他没回腔，此事到此也就画了句号。

然而就在吴桐差不多把王梅忘了的时候，王梅却再次出现。这次不是在街头，王梅把电话打到他单位里。话很简洁，问他下班后

能不能出来。他说没问题。她说没问题就一起吃个饭吧。他说好。

放下电话，吴桐就被这寻常而不寻常的事弄得有些心神不宁了。王梅为什么要见他呢？只为联络同学以叙旧谊？只为吃饭而吃饭？他想不会，不会那又会是什么？还有，要不要把这事告诉双樱？王梅在电话上问他能不能出来，显而易见是问他是否有充分自由。这方面他不担心，自从结婚，十几年来一直当守法丈夫，守法没得到别的，倒是得到了自由，有应酬或娱乐（他有时下班后和杨老师下象棋）一类事只要和双樱说一声，无不放行。回家再晚，双樱也不追根刨底。总起来说，他和双樱属于透明夫妻。不过，王梅在意他的“人身自由”不免让他思忖，他兀地想起一个月前游览小珠山遇见的那个说星相的神秘女孩（他已差不多把她给忘了），女孩在说准杨老师的婚恋不幸后又一口咬定自己将近交桃花运。敢情让她说准了，桃花运说来就来了？有句话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还有“人算不如天算”，可是与自己对上了？再进一步说，现在时兴老同学相聚交往，情爱也由此而生，社会上早就流行“找情人太累，找妓女太贵，找同学免费”的荤段子嘛。王梅今天主动联络自己，是否意味着……刚往暧昧处一想便立刻撞了南墙，他觉得自己简直有病，两人原本关系便很疏淡，又一隔多年，最重要的是现在身份有天地之差，根本不是一个鱼缸里的鱼，有什么可胡思乱想的！神经。这样想便给双樱挂了电话。

3

下班前，双樱又接到一个电话，是妹妹双桃，叫她下班立刻回家，说有事情。双桃所说的家不是她自己的家，是父母家。双桃说有事情，她也大抵清楚是什么事，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嘴上还是答应了。她不是不愿回父母家，也不是脱不开身，吴桐晚上有事她倒乐得和独生子去爸妈家吃现成的，她是不愿受双桃的气指颐使，反感双桃四十年一贯制对她耍老小脾气。其实说小也实在小不了多

少，她俩是孪生姐妹，双桃比她晚出生半个时辰，只是半个时辰之差便在她们之间形成长幼有序，确定了姐姐与妹妹的身份与责任。从小双桃便理所当然的认为姐姐应该让着自己，久而久之，连双樱自己也认同了这种不平等局面。

双樱在下班前一分钟给儿子萌萌打了电话，萌萌的同学有手机，双樱（包括吴桐）有事找萌萌都是通过同学的传递。她告诉萌萌她要去姥姥家，问他去不去，不去就回家做作业，饿了先吃点饼干，等她回去做饭。萌萌说要自己回家。其实不用问答案已预料到，萌萌巴不得有一个人的自由，好和同学去网吧。

双樱回到父母家双桃已在。说“已在”有些不确，自双桃离了婚下了岗，就开始泡娘家，而后又“瘦驴拉硬屎”（缺乏经济来源）把女儿送到北京一所舞蹈学校。成了孤家寡人，更是在娘家安营扎寨了。嘴上说是方便照顾父母，事实上把这当成旅馆饭店，白吃白住。都清楚的，可没人肯把事说破。一是双桃从小被娇纵惯了，不大好惹，另外也觉得她也是可怜，特别做父母的，总是对境况不好的子女心存怜悯。须知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双桃的可恨在于任何时候包括自己处于人生低谷靠别人接济时都是那样居高临下，倒驴不倒架，对人发号施令。

果不出双樱所料，双桃叫她回家仍是那桩让她大感头痛的事：给她当替身，与别人介绍的男人见面。双樱的脸拉长了，不吭声，心里很不痛快，反感。让别人当替身选婿，这等蹊跷事也只有双桃才想得出来。离婚后不时有人给介绍对象，开始做得要命，一概不见，她幻想着有朝一日白马王子会自己奔到她面前，单腿跪下向她求婚。可一晃几年过去，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她自己又下了岗，就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毕竟女人的年岁不是闹着玩儿的。

“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这市面上的话她不会没听说。她开始见了，一连见了几个都不满意，就打住，说这么像买东西似的挑来挑去早晚会挑花眼，有好的也漏过去了。为防止这种情